

云中岳作品精选

缚虎手

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庙中血案	1
二、大闹酒楼	38
三、发出恫吓	75
四、逃出地垒	112
五、又进黑牢	148
六、借刀杀人	184
七、绿衣解救	220
八、愁云惨雾	259
九、搭救神尼	292
十、杀替死鬼	331
十一、扑朔迷离	364
十二、疑云重重	400
十三、峰回路转	437
十四、寻找秘坛	473
十五、龙女漏网	510
十六、穷追不舍	546
十七、百劫人妖	583

十八、幻电神化	619
十九、入堡探亲	665
二十、龙骧勇士	693
二十一、鬼面人贼	729
二十二、欲盖弥彰	765
二十三、装神弄鬼	801
二十四、神巫教主	837
二十五、易装追踪	872
二十六、直捣匪巢	907
二十七、邪恶到头	942
二十八、北岳出家	978

十 杀替死鬼

冲霄鹤也被扑倒了，扑上的人挟着他向侧跃起。

原来小筑的主人返家，平时必定打手式表示安否，门楼上守望的人不见主人的手式，而又发现主人身后跟来了许多不三不四的男女，便起了疑心，立即准备应变，明知主人必定受到胁迫，不敢阻拦，便在栅后设下埋伏走险救人。

可是，妙计落空，迎入了高翔这头猛狮，猛狮入了栅，栅内的人怎受得了？

有人抢出掩栅，要将后跟的人阻在栅外。

“打！”

尚未跃起的高翔大喝，左手疾扬。

他诈死被带入地窟，贼人们以为他是死尸，因此并未搜身，他的一袋五花石仍在身上，这时派上了用场，打出了一把五花石，以满天花雨发出，相距甚近，庄丁们又骤不及防，谁也难逃一石之厄。

五个人全倒了。

抢出关闭栅门的四个人也倒了。

“杀！”阳阳使者一跃而起，怒吼着挥刀直上，一刀砍翻了醒的冲霄鹤。

第三个跟入的是追魂金枪汪明，高举夺来的双股叉，火杂杂地冲入怒吼：“杀！四面放火。”

高翔一跃而起，大喝道：“在下人未救出，不许放火。”

十五名好汉，见人就杀，五栋楼房中人声鼎沸，男女老少乱成一团。

高手逐渐赶到，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恶斗。

高翔不急于救人，他必须先将庄中的高手除去，方能从容救人，因此了了神尼向他说了：“施主不必为小徒分心，贫尼且前往寻找小徒，此地需施主照顾。”

“好，师姑小心了。”

了了神尼冲向第一座楼房，碰上了两名大汉。她身体虚弱，又不得不应付，堆下笑合掌说：“南无阿弥陀佛！施主们请了。”

“老尼姑，你是……”一名大汉扬剑问。

“贫尼奉命前来劝说方云英小姑娘。”

“咦！姓方的女人不在这里。”

“在何处？”

“在后面的清凉阁地牢。外面是怎么回事？”

“三爷在擒捉几个人入侵的人，小心了。”她稽首告退。出楼而去。

清凉阁附近，全是奔窜着的妇孺。她大为不忍，念了一声佛号，叫道：“隐山小筑大劫已临，武林群豪已经大举攻入，老少妇孺快逃命去吧，以免玉石俱焚。”

她这一叫，立即引起更大的骚乱，男的庄丁斗志全消，纷纷带了老弱妇孺逃命，开了后栅门，逃命去了。

她捉到一名中年仆妇，向对方说：“快领贫尼至阁下地牢，释放那些被囚禁的人。”

中年仆妇不敢不遵，领着她进入地下囚室，放翻两名看守，打开囚室门。里面囚禁的全是女人，方云英姑娘也在其中。师徒俩见面，恍如隔世，相拥而泣。

尸横遍野，附近共有四十余具尸体，高翔与十四名恨重如山的人，逐屋搜救被困的人，追杀余孽见人就杀。最后放起一把无

情火，将尸体丢入火场中，直待火舌冲上屋面，方在栅外会合。

共救出了二十余名妇女，搜出金银万两，金珠无数。高翔当机立断，派几个人带了分剩的金银前往报官。

不愿见官的江湖人，带了一些金解向他道谢上道各奔前程。

他携同了了神尼师徒奔向佛窟寺，与居天成会合，已经是午牌未未牌初，居天成正等得心焦。

居天成搜山东南，一无所见，也不知拱北峰隐山小筑所发生的事。

返回南京第二天，他又失了踪，连居天成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十天后，他又回到兵器店。

目下，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找回永安镖局的失镖。

金刚李虹与拼命五郎的消息，如同石沉大海。

找失镖，从何处着手？他不失去镖的现场找那将劳而无功。他的注意力，仍放在牛头山。

牛头山以南，先后已被他毁去三座秘窟，先是双阙庄，次是西风山庄，然后是隐山小筑。

双阙庄位于芙蓉峰，西风山庄在西风岭，隐山小筑在拱北峰。三处秘窟，皆在祖堂山的范围内。

他发现地底秘窟的位置，恰好位于双阙庄与隐山小筑之间，那么，隐山小筑与西风山庄之间是否也该有一处地窟密室？

祖堂山东南一带，难道就毫无动静？

隐山小筑被毁那天，谁知道他要来？

前次那位艺臻化境的戴鬼面具穿豹皮衣裤的人，为何这次不见出现？

缥缈魔僧是否与这些人有关？

他决定大索牛头，祖堂两山，这一带必定有贼人的首要人物潜伏。

他请居天成跑一趟龙尾山庄，希望杨抢抢奇能带人在后天会

合于佛窟寺，大索两山的每一角落。却不料居天成尚未动身，大总管杨抢奇已经前来拜会了。

杨大总管这次直接到兵器店登门拜会，进得店来哈哈一笑，向迎出的两个人拱拱手笑道：“两位老弟今天都在家，兄弟来得正好。高老弟十余天来音讯全无，兄弟以为出了意外呢。”

高翔肃客入座，也笑道：“大部管来得恰是时候，在下正想请居兄走一趟龙尾山庄向贵庄主求援呢。这几天为了打听消息曾至各地走走。听居兄说，大总管曾经来过两次，未能在家接待，深感抱歉。”

“好说好说，老弟客气了，兄弟也知老弟是个忙人，不在家自是意料中事，不必抱歉。上次兄弟来访，老弟不在家……”

“但不知大总管有何要事？”

“大概老弟已经知道了，所有涉嫌的人，敝庄已经全部将他们解决，虽不敢说已完全肃清，至少有大部份人就逮，皆已招出他们的主事人……”

“是谁？”

“江南浪子。”大总管坚定地说。

“真是他？”

“众口一词指证他，不会有假。”

“众口一词？”高翔问。

他起了疑心，据他所知，那些人只知上下肃属的人，不知第三者。难道说，龙尾山庄所擒的人，全是首脑人物？要不是玉狮夸大吹牛，便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不可信任。

“是的，所谓众口一词，当然是指那几个首要人物，至于他们那些小爪牙，兄弟根本不需多问口供。”杨抢奇泰然地说。

“哦！”原来如此。他恍然地说，但并未完全释疑，对玉狮冯海不再寄予厚望。

“老弟在祖堂山查出线索了么？居老弟语焉不详，老弟能否

见告？”

他将在祖堂上救了了神尼的事说了，问道：“大总管方面，不知有否新的线索？”

杨抡奇虎目生光，欣然地也颇感失望地说：“老弟果然消息灵通，行动神速令人佩服，可惜，太快了些。”

“太快了？”他讶然问。

“本庄已查出祖堂山一带另有贼人的秘窟，还在布置一切，希望一网打尽，却被老弟抢了先。”

“哦！大总管也知道……”

“呵呵！自然知道。老弟可知夜叉康亮是谁么？”

“噢！大总管知道这人？”他颇感意外问。原来他刚才将毁掉隐山小筑的事说了，但并未说出阴阳使者以迷魂大法套口供的事，自然未提夜叉康亮其人。大总管径自道出夜叉康亮的名号，他自感意外，对自己忽视龙尾山庄实力的事，颇感歉疚。

“噢！老弟也知道这个人？”

“听说而已。”

“夜叉康亮是南京以南一带的主要负责人，他手下掌握了两个人，一个是冲霄鹤，另一人叫蓝燕子舒情。他的地位与蛇魔冉兴一样，直接由江南浪子指挥。他负责江宁府以南地区，蛇魔则负责太平府地面的行动。”

“哦！贵庄的消息果然灵通。”

“早些天咱们便查出夜叉康亮的底细，正想分派人手前往一网打尽这些小丑，却被老弟抢先一步，打草惊蛇，良机不再，只能擒首要，走掉了羽翼爪牙。”

“这是说……”

“夜叉康亮目下仍在本庄弟兄的监视之下，蓝燕子却走掉了，幸而你除去了冲霄鹤，不然岂不会被他们漏网了？”

“在下正想请屈兄至贵庄派人……”

“派人做什么？”

“大索祖堂山，那儿必定另有秘窟。”

“呵呵！敝庄的人，这时该已将献花岩的松涛别墅包围了。”

“噢！献花岩在……”

“在祖堂山。”

“那儿是……”

“是夜叉康亮的秘窟。”

“他还没走？”

“他未奉江南浪子的手示，怎敢擅知撤离？同时，他坚信自己的手下不致招供，也认为咱们无法查出他的底细；因为他是当地数十处官绅别墅中颇有声誉的人，目下的身份是财主万雄。”

“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老弟去不去？”

“怎能不去？他兴奋地说。”

“江南浪子可能要来。”

“真的？”他兴奋地问。

“可能是真的，敝庄已掌握了他的行踪。因此，敝庄主将亲自出马。”

他大喜欲狂，兴奋地问：“妙极了，何时启程？”

“看老弟的意思，当然愈快愈好。”

“咱们立即启程，除此敌人。”

“好，老弟火速拾掇。”

“请稍候。”

居天成也自告奋勇参加，两人立即拾掇，换了一身劲装，带了兵刃暗器，外面穿了件青袍。三个人出店，交代永安镖局一声动身南下。

四十里御道中，不时有人接应。高翔总算知道龙尾山庄的实力，并不如他想像中那么稀松，也令他油然兴起戒心，玉狮冯海

绝不是一个息隐的江湖名流，实力仍在，不可轻侮。

已经是近午时分，山区中今天似乎不见游人。

杨抡奇领着他与居天成，在小雷峰一歇脚，说是时候未到，可在此地暂候消息。在江南浪子到达之前，切勿接近祖堂山。

他发觉小雷音寺表面毫无异状，暗中杀气腾腾，有不少人在附近潜伏，戒备森严。

全寺只有三名和尚，景况与他上次来双阙庄时相同，香火冷落，林园寂寂。知客僧悟虚，仍是那要死不活的懒劲，一天说不了三句话，像个没口子的锁葫芦。有一个中年僧人张罗花水吃食也极少说话。

直等至日落西山，只有两名仆人前来低声向杨抡奇禀报。

当夜三人在寺中投宿。据杨抡奇说，江南浪子正在中途，可能沿途有耽搁，也许今晚或明早方可赶到，必须等候。

一宿无话，直至翌日辰牌时分仍无动静。

高翔等得心焦，信步出了寺门的小径向南行，那里可达双阙庄，已被官府查封，拨给一群整理牛头山的役夫居住。

他站在小径向南望，想起那天，第一次来阙庄访笑如来的往事。

怪！怎么千不想万不想，却偏偏想起那位清丽脱俗，活泼健的绿衣小姑娘？

“好美的小姑娘，好精纯的兰花拂穴手。”他自言自语。

接着，他想到那天追逐三脚老妖到西风山的事。小姑娘及时出现，及时相助，而姑娘自己却落在风月僧手中，被淫僧的春药所迷，罗襦半解……

他心中一阵跳，苦笑道：“我连她姓什名谁也不知道，为何偏偏想起了她？”

确是奇怪，这次他随同杨抡奇前来，五度前来山区，即将主凶见面，生死相搏乃是意料中事。如果主凶是江南浪子，那么，

很可能就是那位戴鬼面具，穿豹皮衣裤的人。论真才实学，他自问技差一着，修为没有对方精纯，胜算的机会渺茫得很。那次他已输在对方手中，虽则在龙湫亭随青城逸士学艺十日，但仍无把握取胜，十天工夫太短太短了，以后虽勤练不辍，仍然进境有限。既然胜算不多，后果委实令他担心，在这时他什么都不想，却想到那位陌生的小姑娘，岂不奇怪？

那位小姑娘给他的印象，确是鲜明深刻，难以磨灭。他不否认自己有点邪念，但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一辈子第一次看到半裸的异性，要说不动心，那是假道学自欺欺人，不动心不起绮念，必定不是正常的人。

“哦！我怎么胡思乱想起来了？”他摇着脑袋自语，感到自己心跳加剧，脸上热烘烘地。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排除杂念仰望天上的日色。生死相决的恶斗即将到来，想起这些事会影响情绪的。

他不愿想，却挥之不去。小姑娘的老学究口吻，在他耳畔清晰地回响：“你既读书不成，志在行侠，说来简单，其实千难万难。江湖主人心如鬼，武林中高手如云，可说时时生险，步步杀机……”

正冥想中，突听到熟悉的语音传到，像是暮鼓晨钟，直钻耳膜：“是高公子么？”

他如中电殛，神智一清，转身循声看去，只觉心潮一阵汹涌，脸上发赤。

对面的树林前，出现了一点绿，绿得那样鲜明，那么清新可喜。

不是幻觉，不是做梦，正是那位绿衣小姑娘，真实得令他可以嗅到少女身上散发的特有芳香。

“咦！是你？”他有点无措地说。

小姑娘今天换穿了女性衣裙，充分显示出她的女性美，身材

虽没有劲装那么喷火动人，但却倍增妩媚，倍加动人，女性的风华，决不是劲装所能表现得出来的，她翠绿罗衫翠绿裙，翠绿弓鞋碧玉钗。三丫髻除钗之外别列饰物，未施脂粉天然国色。

似乎她已经脱胎换骨，除了脸蛋依然故我之外，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慧黠顽皮的神情消失，变成了温婉秀丽的成熟少女。

她低垂螭首，苹果脸蛋红得像是一树石榴花，钻石明眸不敢向他注视，低头注视弓鞋尖。一双纤手绞弄着罗巾，不知放在何处才好。站在那儿脚下迟疑，用只有他方能听到的声音说：“是我，我来了许久了，不……不敢叫你。”

女孩子发自本能的娇羞，他强按心头的狂跳，徐徐走近，也在回避对方的目光，脸红耳赤地问：“你……你知道我住在寺中吗？”

“不！”她急急分辩，低鬟一笑又道：“早上散步山林间，看到你在小径上沉思，不好惊动你。”

他的心潮逐渐平复，笑道：“怪，我在想起那天遇着你的情景。”

姑娘呼吸一阵紧，惊奇地问：“真的？”

他点点头，低声说：“真的，不骗你。”

“那天……”

“那天你像……”

“像学舍中教授史学的那位博士？”

“哦！你的记性不坏。”他笑答。

姑娘羞笑，迟疑地说：“高公子，那天我很放肆……”

“姑娘不必记怀，你我都年轻，想到就说，没有人怪你。”

“这……谢谢你不怪我。”

“对不起，还没请教姑娘贵姓呢，失礼失礼。”

“我姓华，小名小绿，家父宏举公。”

“华姑娘住在芙蓉峰南？”

“是的，称为绿园。”

“令尊对绿定有偏好。”

“不，只有我对绿有偏好。家父性喜山水，经常外出游历，而且商务繁忙，很少在家。”

“令尊想必也是武林中人。”

“是的，家父的艺业深不可测，连家母也不知他的艺业渊博至何种程度呢？”高公子，你……你上次救了我，为……为何一走避之？”

他叹口气，苦笑道：“不是我救人不救彻，你知道我碰上了什么人？”

“你碰上……”

“碰上了大名鼎鼎的缥缈魔僧，几乎要了我的命。”
“哎呀！他……他是家父的恩师哪！”姑娘讶然叫，颇感意外。

高翔心中一宽，苦笑道：“难怪，他根本不知风月僧的事，以为我……我是……难怪他见面便下毒手。他没提那天的事？”

“师公怎好出口？”姑娘脸红耳赤的说。

“可否请姑娘向令尊略加解释？不然再碰上，我这条小命危险得很。”

“好，我会请家父向师祖解释的。”

“谢谢。”

“高公子在小雷音寺住宿，有何贵干？”

“与朋友前来找人。”

“哦！找谁？这一带山区我很熟，我……”

“姑娘认识献花岩的松涛别墅？”

“知道，他是南京的财主万雄万员外，在南京有两家钱庄，几座山货店哩。”

“我指他的真正身份。”

“真正身份？”

“是的。”

“他为人不错嘛，只是相貌长得丑些，但心中却是善良。”

“他会武功么？”

“不会吧，生意人和气生财，没听说过他练武，年纪也不小了，不会与人争强斗胜。”

高翔心中一怔，有点困惑，又问道：“他是否与隐山小筑的人有往来？”

“这个就知道了，我家人口简单，极少与人往来，也很少过问别人的事。”

“他的家中，是否养有不少打手？”

“没有，只有几个温和的园丁，与一些仆妇。他的家小住在城中，因此松涛别墅极为清静。”

“这就怪了。”

“有何可怪？”

“听说是夜叉康亮的化身。”

“夜叉康亮？不会吧？”

“不久便可知道了。”

“你要……”

“有人查出他的底细，他是南京五大奇案的义凶……是主凶的得力爪牙。”

“真的？”

“不久便可分晓。”

“这……舍下距此不远，可否至舍下小坐？家母本想派人去请你至寒下盘桓，以感谢你相救之恩……”

“老天！如果碰上令师公……”

“他已有月中云游去了。”

“哦！有空再向令堂请安……”

“高公子，你……你嫌我家简陋……”

“华姑娘，你怎么说这种话？”他急急地问。

“那……你……”姑娘幽幽地说。

“我确是有事，总不能将朋友丢下一走了之。这样吧，事了之后，我一定赶府拜望令堂，怎样？”

姑娘不再坚持，凤目一转，笑道：“高公子，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他举手答。

两人行礼而别，都有依依之感。华小绿一步一回顾，似钻石般的明眸，含情脉脉地向他注视，久久方行去远。转过前面的树林，她立即像一只飞燕，展开轻功飞掠，急急赶回绿园。

这次会面，高翔只感到心潮游荡，油然兴起了儿女情怀，小绿姑娘的音容笑貌，镂刻在心版上拭之不去。

他目送姑娘去远，方若有所失的转回小雷音寺。

直至午牌初，一名大汉匆匆赶到，向杨抡奇低声告诉片刻，不住指手划脚。

杨抡奇示意大汉先行，向他笑道：“江南浪子即将到达，我们走，松涛别墅。”两人并肩而行，居天成在后紧跟。

他走在左侧，一面走一面说：“大总管，这一带似乎没有贵庄的人呢。”

“没有。”杨抡奇简捷地答。

“贵庄共来了多少人？”

“三十名高手，尽够了。”

“人呢？”

“都在松涛别墅。”

“沿途不派人监视？”

“不必了，山区的秘窟，早已被肃清了。”

距献花岩尚有三四里，三人正进入一座短草坪，坪右是一座参天古林，小径穿草平坪而过。

刚到达，草丛中突然升起一个人影，鬼面具，豹皮衣裤豹皮靴，豹皮手套，手提脱鞘长剑，在三丈外现身。

高翔吃了一惊，立即向侧一闪，拔剑出鞘，身法奇快绝伦，一见人影他便闪动，反应之快，骇以听闻。

“这人才是正凶，不是江南浪子。”他大叫。

杨抡奇脸色一变，火速撒剑。

居天成向侧闪，掠近高翔撒剑道：“高兄，联手。”

他向侧徐移，急道：“不可联手，联手反而缚手缚脚，用不着你动手，快走开。”

居天成不走开，跟来说：“我替你押阵。”

他向怪人接近，叱道：“退后！你上前白送死”。

“高兄……”

“这人我已领教过他的剑。”

杨抡奇却一声长笑，飞纵而上叫：“阁下，不必装神弄鬼接招！”

侧方草丛草声一响，一道黑影飞射而去，黑紧身，戴黑色的头罩，只露出双目，剑划飞射，身剑合一截击冲来的杨抡奇。

“铮”一声暴响，双剑相交，两人同时向侧飘退，不等身形站稳，两人再次挺剑前冲。

“铮铮……”双剑疯狂地纠缠，凶猛地冲错，剑虹如千百道电光，狂野地吞吐变幻，剑气直迫两丈外，风雷骤发，草叶向四面八方激射飞舞。

棋逢敌手，半斤八两，短期间胜负难分。

怪人向高翔招手，以沉着稳定冷傲的声音说：“你来，这次你逃不掉了。”

他无畏地迫进，笑道：“看你就是什么好东西，戴鬼面具见不得人，能将高名上姓见告么？阁下。”

“你已是要死的人，不必问了。”

“哈哈！原来是连姓名都不敢示人的英雄，那么，在下如何称呼你？”

“在下又不和你攀亲，你怎样叫都成……”

“哈哈。那么，在下就称你疯狗好。”

怪人大怒，突然一闪即至，一剑点出，罡风乍起，剑发隐隐龙吟，看似剑势缓慢，其实快极。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轻灵飘逸的一剑，深得寓快于慢的秘诀。这是艺臻化境自信心极强的人，信手攻出的一记狠着。如果接招时稍一大意露出空门，那么，便难以封架接踵而至的后续狂攻狠招，立陷危恐将丢掉老命。

高翔已领教过对方的剑术，岂敢大意？向侧一跃八尺，叫道：“且慢！急什么？”

“在下不与你饶舌。”怪人跟到说。

“你是不是南京五大奇安的主犯正凶？”

“呸！”怪人叫，急冲而上。

他又接连换两次方位，摆脱对方的追逐，叫道：“你是在下所遇上的最高明高手，为何自贬身价掩去本来面目？你有何见不得人的事……”

怪人一声低啸，飞扑而上，如同电光一闪，剑已攻到，宛若暴风迅雷，吓毒手了。

高翔吃了一惊，心中骇然，这家伙的身法如此迅疾，大事不妙。

杨抡奇已被缠住，无法获得援手的人了。

居天成在发怔，被怪人可怕的奇速吓住了。

不接招不行了，他一声低叱，向侧一闪，立还颜色，剑反击对方的左肋。怪人身形疾转，一剑反拂。

“铮！”双剑接触，化解他的一招急袭。

他感到膀子发麻，虎口发疼，借力侧飘丈外，脸色一变。